

貳、台灣相關文獻史料

(一)劉枝萬，〈陰林山祖師廟〉《南投縣志稿風俗志宗教篇》（1961 年）

本縣陰林山祖師之崇信獨盛，而以此為主神之祖師廟，竟達十七處，且分佈較廣；則以中寮鄉六處為最多，鹿谷鄉四處次之，魚池鄉三處，南投鎮兩處，埔里、竹山鎮各一處，偏重於靠山地帶，即往時漢人開拓前線，民番交界之處；惟此一跡象，鑑於中寮靠南投、鹿谷靠竹山等往時漢人墾殖策源地，由此遷入內山之人文景觀極相似，可想而知。其緣起，以鹿谷大坪頂祝生廟為期最早，創建於道光間，自是隨境域日就開發，民番交涉頻仍，而逐漸繁衍於各地者也。惟本神祇之來歷，除號稱「陰林山得道慚愧祖師公」外，不得而知，其為佛徒雖無庸置疑，然按祝生廟神像，頭戴「王爺冠」、身著「半文武」裝、跣足，而與清水祖師或三坪祖師，截然不同。惟竹圍仔庄祖師公廟傳說：「祖師公生於福建省平和縣陰林山，父姓潘名達，母葛氏，為人忠厚，被鄉里所推崇；生三子，長子達孔。次子達德，三子達明，均自幼習文練武，達明尤擅長醫術，曾治癒皇太后有功」，姑存一說。待考。究其本質，正如《雲林縣采訪冊》云：「七處（按即大坪頂七庄）居民入山工作，必帶香火。凡有凶番出草殺人，神示先兆；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謂之禁山；即不敢出入動作，有違者，恆為凶番所殺。故居民崇重之，為建祀廟」，即係閩籍開拓民之守護神，前已述之；惟自日據中葉以降，其防番功能雖失，但每逢部落壯丁入伍或海外旅行，必懇誠禱告，祈求平安之習俗，至今未衰，可見其概。

以上選錄自劉枝萬，《南投縣志稿風俗志宗教篇》。（台北市：成文出版社，民國 72 年 3 月）。頁 75。

案：本書原編入《南投文獻叢輯（九）：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南投縣：南投縣文獻會，民國 50 年 6 月）。本文是最早針對慚愧祖師信仰進行系統性田野調查與研究的學術作品，代表慚愧祖師在認識上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其觀察與若干結論，至今仍值得參考與珍視。原書內容，除本文選錄部分外，餘則是針對 17 座個別祖師廟的田野成果，讀者可自行參閱。又，本書第 1 章第 1 及 2 節，雖是分散性的（頁 10-13；頁 20），但仍試圖綜論台灣不同「防番」職能神明，與慚愧祖師香火在南投縣的傳播與擴散，特別值得關注。

劉枝萬（1923-2018），大正 12 年（1923）生於埔里。昭和 12 年（1937）年赴日留學，先後就讀（東京）精思中學、（日本）中央大學預科、早稻田大學東洋史學科。1977 年獲東京教育大學博士學位。劉氏在 1946 年返台後，先後任職

於埔里初級中學、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委員，台灣省文獻會、省立博物館、中研院民族所等單位。代表性著作有《臺灣埔里鄉土志稿》、《南投縣志稿》（撰有《沿革志》、《革命志》、《教育志》、《風俗志》、《人物志》等）、《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臺灣民間信仰論集》、《中國民間信仰論集》、《台灣の法教》等學術專著。

（二）倪贊元纂，〈寺觀 祖師廟〉（光緒）《雲林縣采訪冊》（1894 年）

祖師廟：… 一在大坪頂漳雅莊；祀陰林山祖師。七處居民入山工作，必帶香火。凡有凶番出草殺人，神示先兆；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謂之禁山；即不敢出入；動作有違者，恆為凶番所殺。故居民崇重之，為建祀廟。光緒十九年，莊董黃謀倡捐修建。

以上選錄自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卷 3〈寺觀 祖師廟〉。（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161。

案：倪贊元，生平未詳，光緒 20 年（1894）署台灣府雲林縣儒學訓導。或云倪氏曾任台灣縣儒學教諭。（政和縣志卷 14。）

（三）丘逢甲，〈陰那山行〉《嶺雲海日樓詩抄》（1900 年）

五嶺東來勢忽止，陰那山自雲中起。山在雲中不可見，得雲山乃留真面。我生愛山尤愛雲，策馬尋山看雲變。陰那之奇無不有，擎空突兀擎雲手。大雲放作天下雨，小雲留贈山中友。登山不學昌黎哭，游山豈作開雲祝？高秋十日雲沈沈，山靈知客嫌秋陰。穉雲忽散秋宇淨，古柏榮枯護禪定。倚天五葉開青蓮，奇峰頓落琳宮前。上有飛仙來往之天橋，下有茶香萬斛之流泉。山中寺古逾千年，開山何人潘了拳。金光明現身丈六，昔曾入夢來清源（乙未夏在泉州曾夢見異僧二來謁，一通身作金色光，一作玉色光；作金色光者自贊姓名曰潘了拳）。吁嗟乎！占山須占天下奇，作佛須作雲雨師。萬里中原騰旱氣，願驅群雲出山去。留雲不遣雲陰，山與祖師俱慚愧。

陰那山在今梅縣東境鴈洋堡，與大埔縣接境處。靈光寺在陰那山，為慚愧祖師潘了拳得道處。

以上選錄自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卷 7〈陰那山行〉庚子稿（光緒二十六年，1900）。（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149。

案：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晚號滄海君，生於淡水廳銅鑼灣庄，光緒 15 年（1889）三甲同進士出身，分發工部主事虞衡清吏司行走。以侍親為由返台教讀維生。乙未割台戰役後，西遷廣東，活躍於廣東政治及教育文化界。民國元年因病卒於廣東鎮平。《嶺雲海日樓詩抄》中收有與陰那山，或慚愧祖師關聯詩作約 6 首，今擇其一。

（四）吳子光，〈夢遊陰那山記〉《一肚皮集》，（1875 年）

渡松江而南，入山邨三十餘里，有峰屹然矗立雲表，曰陰那，五指排列為螺紋，一一可僂數，其中峰尤嶄絕，勢趨下如龍蛇之赴大壑，故山麓更奇，中闢蘭若一區，極宏敞，固慚愧祖師道場也。稗官家言祖師潘姓，了拳名，與閩僧定光佛為甥舅，卓錫此寺，化身為阿羅漢，面如生。寺後為產米窟，日所出僅足供伊蒲饌，寺僧以其渺也，鑿之，米遂竭。殿有藤几棹二極古，皆天然結構，不假人力為之，亦器物中一奇也。尤奇者，寺門外古柏三株，大俱數圍，中一株萎矣而不朽蠹，寺僧拾枯枝當沉水香之用，芬馥聞數里，相傳為祖師手植。山中多奇花古木，石洞以萬數，猛獸穴焉，日甫暎，寺僧相戒閉門，以避虎患。又產五色雀，與羅浮蝶蘭相類，為州志八景之一。循寺左下坡里許，陰翳中路屈曲如之字，有梨花館，某檀樾所築以待肄業士，境頗清幽，宜避暑，莊子所謂去以六月息者也。梅州多名山古剎，此尤為奇勝第一。予神遊其境者數數矣。

歲癸酉僑寓揀東山莊，夢有僧頽而黑，自稱慚愧道人，招予遊山，已至，拾松枝煮茗以供，曰：此第一峰頂紫筍茶也，飲之，甘如飴，胸臆間俱含仙氣，因歎賞不已，時夜將半，明月在天，師忽為孫登清嘯，俄頃，半空鸞鳳與山中猿鶴，一聲聲如響斯應。又聞梵寺鐘鳴，音噌吰不絕，自覺此心萬緣淨盡，大地光明。雖欲不作天際真人想不得矣。師詔予曰：子前身與余有香火緣，幾証正覺，以貪嗔故，須兩世墜落，幸備嘗坎壈，孽障將滿，後二十年，當遲子於釋大覺王處，至毋相忘。余唯唯，遂寤，茗香猶留舌本者久之。嗟乎！人生處事若大夢。然何知是夢，何所見非夢，宇內皆入夢之人，即合宇內人窮通得喪（失）、悲歡離合之境，皆為夢夢之境。以覺為夢，而夢不勝覺，（覺）既可無夢，即可以證夢，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夢，夢中真諦，為山人獨以覺得之，而一夢足千古矣。余又于慚愧之說竊自傷也，古今為仙佛了然生死之際，與世無求，而人亦莫之妬，又何慚愧為？世有功業澤四國，文學追古初，嚶嚶自詡，若畢天壤可不朽者，果此心較（較）然不欺其素否耶，余負慚愧良多，蘆中人與？抑夢中人也。

吾師作文，多于小中見大，一微塵轉無上法輪，一莖草化丈六金身，真過來人語也。呂賡虞識

以上選錄自吳子光，《一肚皮集》卷6〈記〉。王國璠總編，《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原書無頁碼。

案：吳子光（1819-1883），字士興，號芸閣，原籍廣東省嘉應州程鄉縣白渡堡磧坑村（今梅縣白渡鎮），道光22年（1842）父吳遠生，攜子光兄弟三人渡台，定居淡水廳樟樹林庄。（今苗栗縣銅鑼鄉）。28年（1848）補臺灣府學廩生，同治4年乙丑科（1865）第52名舉人中試。曾於岸裡大社潘家、神岡筱雲山莊、銅鑼灣雙峰草堂等處課館授徒，門人眾多，丘逢甲、謝道隆、呂汝玉、呂汝修、呂汝誠等是其著者。著有《經餘雜錄》、《芸閣山人集》、《小草拾遺》、《三長贅筆》與《一肚皮集》等書，以稿行世。1979年王國璠整理吳子光著作，出版《吳子光全書》。（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9）

（五）漳雅庄祝生廟，（道光12年）〈喜捐祝生廟祀田碑記〉（1832年）

嘗思神與人同，奏假恒喻於無言，人藉神庇，馨香惟期其勿替。漳雅庄建立廟宇崇祀祖師公，由來尚矣！聲靈赫奕，普照民間；崇祀虔誠，咸酬夙願。冀鴻庥于如在，保香火以常新。如業主許廷瑄即監生許萬青者，公平持己，溫厚待人，屢被神光，恒期圖報之；無自盡充油費，爰伸敬信之所憑。經于道光拾年間充出祀田叁段，坐址漳雅庄。該佃黃茂盛、黃堯生等田計共貳甲伍分捌厘，逐年應納大租粟共拾伍石肆斗捌升，以為四時旦夕香煙不斷，傳流後代，歷久不渝。夫非神、人之所共慰歟，其并祀以祿位，若誠有然□。眾等恐忘香田之由來，莫知樂助之誠意；爰是立石銘碑，俾神明得以永賴，賢□□以共知，庶與斯廟同垂不朽云。 道光拾貳年季夏月 眾等立石。

案：漳雅村祝生廟〈喜捐祝生廟祀田碑記〉碑，額刻「祝生廟」三字，碑高約110公分，寬約45公分，本地砂岩，陰刻。全碑共9行，首行33字，次行「祖師」二字抬頭；計35字。8、9兩行各12字，餘行則各近30字者不等，全碑統計250餘字。20世紀末碑豎立於廟埕左側金爐前，今則改置於三川殿前步廊虎耳牆裙堵前。全碑久歷風雨，文字略有漫漶，經廟方重新描金，但仍未得以全文辨識，今又因重新安置，致使碑文底行文字略遭水泥遮掩，更難以辨識。全碑現已錄入何培夫編纂，《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 南投縣篇》一書，碑經改題〈喜捨祝生廟寺田碑記〉。參見何培夫，《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 南投縣篇》。（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印，1996年12月），頁191-192。本碑是今日所知台灣最早的慚愧祖師信仰相關史料，應予重視。

二、 中國相關文獻史料

(一)福建省：

1. (明)何喬遠撰，〈名僧 了拳〉《閩書》(1629 年)

了拳，咸通間修行廣東陰那山。解法悟道，行雨露間不濡。臨沒說偈，趺坐而化，號慚愧祖師。

以上選錄自(明)何喬遠，《閩書》卷 136〈方外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1 版 1 刷)。冊 5，卷 136，頁 4043。

案：《閩書》初稿完成於萬曆 48 年(1620)，崇禎 2 年(1629)增補並刊行。作者何喬遠(1558-1632)，字穉孝，號匪莪，人稱鏡山先生，泉州晉江人。萬曆 14 年進士，曾任刑部主事、光祿寺少卿、光祿卿、通政使、南京工部侍郎。崇禎 4 年(1631)歿，贈工部尚書。

2. (清)金鉉總纂，〈古蹟 擲魚潭〉(康熙)《福建通志》(1684 年)

擲魚潭，舊傳慚愧祖師幼牧牛，嫂餉以焦魚，師不食，放潭中，魚遂活，至今產魚，一體而半焦半潤。

以上選錄自(清)金鉉纂，(康熙 23 年)《福建通志》卷 62〈古蹟 擲魚潭〉。(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2646。

案：金鉉，字治公，號赤庵，順天府宛平人。順治 9 年(1652)壬辰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順治年間歷任國子監祭酒、四川按察使等職。康熙元年任山西右布政使、改江南布政使、轉河南布政使，16 年升太常寺卿，加左副都御史，康熙 22 年外任福建巡撫。

3. (清)曾日瑛纂，〈方外志 了拳〉(乾隆)《汀州府志》(1751 年)

了拳，永定人，出生左手拳曲，有僧撫之，書了字於掌中，指遂伸，因名了拳。八歲牧牛，牯(枯)坐石上如老僧，以杖畫地，牛不逸去。年十二，往廣東陰那坑，乘石渡河開蓮花，隨往陰那山，稱為慚愧祖師。

以上二則選錄自(清)曾日瑛，(乾隆 16 年)《汀州府志》卷 36〈方外志 了拳〉。(台北：成文出版社，台一版。民國 57 年 8 月)。頁 386。

案：曾日瑛，字芸田，又字芝田，江西南昌人，例監生出身。乾隆 11 年曾任淡水廳同知，兼攝彰化縣篆，創白沙書院。13 年（1748）陞任汀州知府，18 年任台灣府知府，以天旱步禱烈日中，得雨，遂致病，卒於任。

再案：本文一反前此「沙縣說」諸文獻主張，是最早提出祖師原籍為永定縣的文獻。惟永定縣始置於明代憲宗成化 14 年（1478），唐代時永定縣原屬汀州龍巖縣，大曆 4 年（769）析龍巖之湖雷下堡，改置上杭場，其領地涵蓋明代之永定縣境。故汀州府志之永定說，正確題法當為（唐）江南東道汀州上杭場。

4. 張超南總纂，〈潘了拳〉（民國）《永定縣志》（1943 年）

潘了拳者，唐時人也。按唐當作明 生於永定天德鄉山羊窠。又隨母居於天德水口外大埔車上村。稍長，結茅庵於所居之山頂赤巖嶺，晚更結庵於嘉應州之陰那山清修得道，自號慚愧。手植柏樹兩株，至今猶存，今三處所奉為慚愧祖師者是也。凡祈晴、禱雨、禳災、求福，亦見應驗。此事見舊省志、縣志。駁去具見有識。按永定、大埔、嘉應皆明時所置，此僧必明時人也。今姑存之，以待博考之士。

以上選錄自張超南總纂，（民國 32 年）《永定縣志》（台灣重刊本）第 4 冊卷 34〈方外志〉。（台北市：永定縣同鄉會永定會刊社。民國 71 年 10 月）。頁 1230。

張超南（1876-1955），字蟹廬，永定縣陳東鄉窯下村人。光緒 17 年（1891）辛卯科舉人，20 年甲午恩科二甲第 55 名進士，歷官湖南新寧、湘潭、衡山等縣知縣，升大理院推事，四川道加布政使銜。民國建立後，先後任湖南省長、參議院議員。民國 30 年永定修縣志，銜總纂名，而以林上楠為副總纂，主其事，32 年成稿，民國 34 年刊行。

案：本文承襲乾隆《汀州府志》說法，認為祖師原籍為永定縣，並且進一步將祖師原籍之紀錄，推進至唐代行政區劃之最基層，其詳細達於鄉、里（或村）層級（天德鄉山羊窠）。

5. 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人物 潘了拳〉《永定縣志》（1994 年）

潘了拳，唐元和十二年（817）生於汀州上杭場山羊窠（現永定縣下洋鎮東洋村），從小就是一個富有宗教色彩的方外奇人。據《福建通志》記載，他出生時，「左手拳曲，有僧撫之，書於掌中，指遂伸，因名了拳。八歲牧牛，枯坐石上老僧。以杖畫地，牛不逸去。」又據民國《永定縣志 名勝志》說：「在東洋山羊窠田壟，一石廣丈餘，高亦相等。頂略平，無罅隙，惟中心兩孔如鼻孔，各大

六寸，泉水汨汨，其來源不可知，不溢不竭，色鮮味甘。俗傳唐時僧了拳牧於此，渴不得飲，以腰刀刺成兩孔，掬泉飲之。」

唐大（太）二年（828），因天災人禍，12歲的潘了拳隨母經沿田崆棋盤石移居福建道潮州海陽縣車上（現廣東省大埔縣西河鎮黃砂村），以耕牧為生。其母病逝後，結廬於該村的赤巖嶺，皈依三寶，守持五戒，奉行十善，在此期間，他嘗坐禪於清溪高礫。

大（太）和八年，潘了拳外出雲游。他離開赤巖嶺經茶陽南下三河，由三河沿梅江溯流而上至芒洲崗，再由芒洲崗到滸梓，然後取道滸梓村口渡河西去，寄旅陰那坑尾。次年，相繼游覽了韓江上游與現在梅縣雁洋、三鄉毗連的銅鑼湖山、陰那山和大埔第一高峰—明山嶂銀隆頂。在漫遊中，他發現陰那山蜿蜒 20 餘里的山濤嶺浪，層巒疊翠，霞蔚雲蒸，其中五峰連峙，形如仙掌，儼然佛門勝地，悟為是照應幼時聖僧啟迪「了拳」之兆，遂擇址山西構木為庵，收徒學佛。

潘了拳在陰那山修持 30 餘年：一方面潛心精研佛家教理和人天行果、聲聞行果，嚴格遵循佛教制度、履行佛教儀式，博得四眾弟子的崇敬；一方面積累天文知識、修習醫藥常識，禳災求福，護念眾生，深受畬、漢兩族黎民百姓的愛戴。他虔誠奉勸門徒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並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他常以「慚」、「愧」二心所法薰陶自己、勉勵他人。他說：「依自法力，崇重賢善為性，對治無慚而止息惡行；依世間力，輕拒暴惡為性，對治無愧而止息惡行。」他的「慚」、「愧」之說俱遍善心，符合人間佛教思想自利利他的廣行願，不但給佛門弟子和社會信徒以深刻的教育，而且對當時帶有抵抗性的民族同化起着疏導順其自然的特殊作用，為社會安寧和時代進步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唐咸通七年（866）九月廿五日，潘了拳在陰那山圓寂，終年四十九歲。為緬懷他的德澤，其徒眾和鄉間人士在他生前於陰那山西（現屬梅縣地境營造的庵堂舊址建築靈光寺）寺中供奉他的塑像，同時尊稱他為慚愧祖師。此外，還在他曾經住過、經過歇足和坐禪的地方，分別興建了赤巖寺（現為大埔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高礫寺、清泉寺、龍泉寺、寶月寺、寶元寺和萬福寺等 7 座寺宇。是自唐宋以來為閩粵兩省知名度很高的客家先哲—為人崇拜的著名高僧。

以上選錄自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永定縣志》卷 38〈人物 第一章 人物傳 潘了拳〉。（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979-980。

案：本文言，祖師於咸通 7 年（866）圓寂，異於 2 年或 6 年之說。

6. 三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纂，〈潘了拳〉《三明寺志》（2002 年）

潘了拳 沙縣夏茂鎮洋元村人，生於唐元和十二年（817 年）農曆三月廿五日，十二歲時出家到洋元村崇聖庵當和尚，十六歲到沙縣淘金山佛光洞苦修悟道，十七歲離閩赴粵弘法，為廣東梅縣和大埔縣交界處的陰那山靈光寺的開山祖師。唐咸通六年（865 年）農曆九月廿五日圓寂。圓寂前自號慚愧。

以上選錄自三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三明市志》卷 52〈民俗 宗教〉。（北京市：方志出版社，2002 年 8 月 1 版），頁 2718。

案：新《三明市志》修正清乾隆《汀州府志》內，關於祖師原籍為永定縣說法，承繼清代廣東主流文獻「沙縣說」，並且同《永定縣志》一樣，鄉貫紀錄及於鄉里層級，並且進一步述及祖師在福建青少年出家寺院（崇聖庵）；與修行之場所（淘金山佛光洞）。

（二）廣東省：

1.（明）戴璟纂，〈慚愧〉（嘉靖）《廣東通志初稿》（1535 年）

慚愧起以耕牧 慚愧祖師，潘姓，了拳名，福建人也。解法悟道，行雨露間弗濡。修行程鄉陰那山，厥後坐化，今僧樹庵山巔，齋處事之。先嘗游大埔黃砂，耕牧數年，於田心鑿清泉一泓，因建一小堂，號龍泉庵，祈禱常應，人有疾者，或求泉療焉。

以上選錄自（明）戴璟纂，（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卷 36，〈仙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市：齊魯書社，1996 年 8 月 1 版 1 刷）。史部第 189 冊，頁 189-592。

案：《廣東通志初稿》修纂於嘉靖 14 年（1535）。纂修者戴璟，字孟光，浙江奉化人，嘉靖 4 年乙酉科鄉試舉人；翌年，三甲同進士出身，授江蘇金壇縣知縣。13 年巡按廣東。

2.（明）郭春震纂，〈陰那山〉（嘉靖）《潮州府志》（1547 年）

陰那山，上有千年柏，下有湖，景物奇異，人謂之小洞天。昔唐僧了拳修練於此，趺坐而化，麓建寺以祀之。

以上選錄自（明）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卷 1〈地理 陰那山〉。（江蘇：新華發行，1993 年）。頁 741。

案：郭春震，《潮州府志》成書於嘉靖 26 年（1547）是現存古潮州府最早的方志。郭春震（1503-?），字以亨，號漸齋，江西萬安人，嘉靖 8 年賜進士出

身。先後任歷官主事、山西按察司僉事、分守冀寧道、潮州府知府、雲南副使等職。

3. (明) 李士淳編纂，《陰那山志》(1621 年)

(1) 〈慚愧祖師傳〉

慚愧，為陰那開山第一祖。俗姓潘，名了拳，別號慚愧。閩之延平沙縣人。父名德彰，母丘氏。家世好善，夫婦并喜施（捨），師托生焉。生之夕，有祥雲蓋其家。時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初生，左拳曲，父因名拳。越三日，一僧至家，父抱兒出示僧，僧問（父）：「兒取名否？」父曰：「已名拳矣。」僧以筆書了字於拳，指忽自伸，因名曰了拳。僧摩兒頂曰：「是兒不凡，他日當成佛、作祖。後十七年，復當相見，幸善視之。」

幼即斷葷，穎悟異人，及七八歲，常從眾童游，輒踞石上閉目趺坐，寂如老僧。年甫十二歲，連失父母，依叔德明，嬸不能容。十七歲，至潮之大埔黃砂社車上村，去東洋數里許，見嚴家嫠婦游氏，依之為母，日與牧人相邀，至車上之巔，名赤巖嶺。（嶺自天門岌騰躍而來，至是孤峰獨踞，二水合襟，雖外陽曠蕩，而列秀環奇，亦勝概也）。師欲結茅此地，不果，後人因築為靈覺寺。師常從眾牧，以杖畫地，數十牛眠嚙其中不敢逸，而更乃肥腠。或餉以炙魚，則祝而縱之，水中復活，黑質白章，今其遺種，尾上焦。又於嶺之嶂角左肩瀉下一脈，近逼溪潭，有石如伏虎狀，每趺坐其上，留有坐痕，併以指甲鐫「大生石頭」四字，宛若鑿成，歷今千載，風雨漂搖，野燎焦灼，以及樵牧之摩娑，而字大如掌，畫大如指，探奇者遙遙嗟嘆而敬禮焉。迨游母卒，師為之營窆而後行。臨行遺三米果于嚴家，以罐封貯，囑七日啟視，當成世寶，意以云報也。惜嚴三日遽啟之，果生芒毛，有金色，而寶不成矣。

去而之礫上，埔田有二寺，一名清泉，一名龍泉，相傳皆經師卓錫取泉云。至神泉市，無舟待之久矣，師乃折葦渡河。登黃龍獻爪之山，循頂西行。（按：黃龍山半童而赤，如瀑流數行下，相傳師小遺處，曾留記神泉云。）陟松柏棟，登牙梳嶂高峰，抵坪砂社之栴樹坑。又依袁姓，留住者三年。顧其地峰迴澗曲，石泉潺湲，古木參差，琴蟬杵鳥，唱和禪趣，殆幽人洞天也。道旁有石尺許，師以指甲鐫成一盆，引滿清流，使人飲濯，今甲痕歷如，後人因其為高礫寺。惜基址狹隘，師度非成果處。

爰陟芒洲岡（崗）之巔，西望陰那五峰聯指，亘峙雲表，神賞者久之，遂欣然往。過潯梓村，傭於黃姓家。主母每食以淡菜，師不言。主人無嗣，一日攜師詣一神僧求嗣，師見僧，儼如舊識，僧語主人曰：「佛在爾家，可歸問之。」其人有省。歸召師與眾同食，食菜皆淡，怒而詈其婦，婦終不改，師因辭去。欲往

陰那坑，途遇耦耕者，從之求漿，各且詈師，偶拋隻履於田中，忽一鯉躍起，群捕之弗獲，幾落乃事。出至江口，苦無楫，遂乘石渡河，石開蓮花，今存江潁，其形宛然。既抵坑，至劉氏家，其子與師同庚，因以母事之。一日，師欲浣衣，母言水遠，師卓錫成井，中有石龜，至今存焉，雖極旱亢，其水不竭。母晒穀命師守之，適驟雨至，點水不濡，人以為神。師嘗選勝於陰那坑，得一高麓，從五指峰後瀉落，愛其藏風獻秀，堪為蘭若，即驅芻靈為工，伐木運石，諏吉興造，庚母訝其歸遲，趣婦餉之，適婦有孕，一至，遂為所厭，於是芻靈不能動，而興作隨輟。蓋繇師開化，機緣不在陰那坑，而在五指峰也。

當初，師與僧作別，詢所往，僧曰：「子若渴時逢梅熟。」程鄉原名梅州，陰那山隸梅州地界，而五指峰森列如拳，應生拳曲之兆，故決計而行。方行時，庚母攜茶追送，至飛簾壁，峻不能下，傾茶於坑，至今坑泉尚赤。抄化入蓬辣坑，洗鞋於池，池水忽清，遊魚鱗甲，濯濯可數，今因為洗鞋泉。路經南福村，會人春社，道渴求茶，有戲之者曰：「若齋人也，能去葷則得茶。」遂以葷隔鍋烹茶飲之，故今有隔鼎社，建庵其地，名靈山亭，師像存焉。

師至陰那，手植三柏，以識其勝，今各大數圍許，參翠參天，皆神所護也。師住山三十餘載，日與鄉人及四眾說法，眾多不解。所著錄偈頗多，皆以遺軼，今僅存一二而已。一日，告其眾曰：「從前佛祖皆弘演法乘，自度度人，了此弘願，予未能也，心甚愧之。吾今當寂，汝等可守吾清規。七日後藏骸于塔，號為慚愧，示現此地。」因說偈云：「四十九年，無係（繫）無牽，如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時在唐懿宗咸通乙酉之六年九月廿五也。眾為鑄鐵塔，以藏其骸，復謀曰：「師既圓寂，當明像以信之。」遂精備香木，請匠雕刻，匠欲舉器不能。忽一僧從門直入，問匠曰：「當欲何為？」對曰：「特刻師像，小匠前未親師顏容，以是遲憂。」僧曰：「你觀我像即得。」言迄忽隱，遂成師像。有讚云：「慚愧陰那，彰本相謂是也。」今靈光寺大殿佛像，其遺云。越三年，師自化身往江西抄化，與王府匠人立券造寺。匠如期至，問守庵者。答云：「師已坐化三年矣！」匠謁師，見師遺像，宛如前僧，遂禱于師，因寢座下。是夜，夢師語：「己券在此，可起取之。」匠覺，見師衣襟微露一紙，取視之，則前立合同也。眾異其事，因共捐金建寺，寺成，額曰：「聖壽庵」。

迨至明高祖皇帝建元十八年，寺僧德望募金重脩，功費浩繁，不能竣役。適侍御史梅鼎，出巡於潮，至蓬辣灘，灘水洶湧，舟沉者半矣，師現身舟中，舟立起，御史神之。訪於人曰：「此去十餘里，有得道祖師。」知為師靈所護，不憚跋涉至山，瞻謁師像，果與舟中見者無異也。觀其殿宇頽圯，捐金重興，命官督造焉。殿蓋波羅，極其精巧，疑有神工，更旌匾額曰靈光寺，以酬師之靈應也。日著四方，祈禳者，叩之隨應。或歲旱魃，邑令率眾禱之，其應如響，前後名公

棹楔旌焉，遠近聞風皆至。每逢三月誕辰，是日常有雷雨，俗傳以為洗殿。善男女詣山進香者，歲不下數千人。一寺不足容眾，因於寺後山脊，成化年間另建一寺，名聖壽寺，又名紫殿。復於左山一里許，建一寺，名西竺寺，俗稱其地為仙遇湖。今三寺並存。靈光寺，規制宏敞奇偉，視二寺倍之田產、僧徒，稱是豈佛靈固屬之耶？

嘉靖元年督學魏命學博張，盡毀嶺南諸寺。張登山至伽藍庵，有大蛇長丈許，盤旋於道，張心異之，祝蛇：「吾今往彼禮佛，誓不毀寺。」蛇遂蜿蜒而去。張至寺，遽忘前語，取諸佛像，用刑訊治，忽狂風拔木，簷瓦飄擊張所，須臾水深數尺，張心動，禮懺而去，寺得不毀。又，嘉靖四十一年時，三饒寇發，上命兵部侍郎張梟等，督兵征之，道經山下，居民入山避兵，躡之至山，霧露四集，咫尺不辨旌旗，兵迷入路，眾賴以活。師前後靈異，寺僧言之，疊疊未易，一二舉撮其著者，傳信云。

噫！師之道能信于四方之人，而不必信于其鄉。能現示于數百年之後，而不必顯於當時。能顯靈於一郡，而不幸不大顯於天下，豈山川寔限之，抑宗門肩荷未得其人，莫為之後，雖美不彰耶。雖然有所闕惜于前，必有所發洩于後，意山靈亦有待焉，廢極而興，斯其時乎，請書以俟諸後之君子。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士淳敬撰

(2) (明) 梅鼎，〈(梅御史) 重建靈光寺記〉(1385 年？)

庚申之歲，予奉天巡守粵東，時七月既望，出巡韓城。舟次程江蓬辣，遇灘水洶湧，舟將覆溺。忽然，從天而降，有一神人，身披黃袍。手揮拂子，登舟救援，甚為駭異。予即維舟灘頭，詢之鄉人。耆老告予曰：「此中有一陰那山聖壽庵，此去路隔一十餘里。先唐咸通年間，有得道慚愧祖師，平日常顯神通，靈應非常。」予遂不憚跋涉，急命僕夫，就道相訪。及至那山，瞻謁師像，果與舟中相見者無異。奈瞻朝廟貌頽然，四殿兩廡圯壞殆盡。因是，予即捐金，爰命寺僧德堅，立即擇吉鳩工擴大重建，務使輪奐增新，更旌匾額為靈光寺，以聊酬師之靈應，俾都人士咸知予之不忘師恩云爾。謹記。

告 龍飛建元十八年仲秋穀旦古燕梅鼎書於陰那古剎

以上兩文同選錄自(明)李士淳纂，李閔中續修(咸豐)《陰那山志》六卷；卷一上。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13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3月1版)。頁361-372。

案：《陰那山志》，明天啟辛酉元年(1621)李士淳初纂；咸豐丁巳七年新增、辛酉11年翻刻(1861)李閔中增訂重刻本。1994年11月廣東旅遊出版社出

版程志遠增訂、校注本。2006年9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鍾東點校本（1函3冊；線裝），作為嶺南名寺志系列之古志6梓行。2018年中國國家圖書館據咸豐7年（1857）刻同治補刻、民國重印本，再行影印出版，這裡我們選錄的即是依據此一影本。

李士淳（1585-1665），字仲壘，號二何，廣東程鄉人。萬曆37年（1609）己酉科廣東解元，崇禎元年（1628）戊辰科進士。先後任山西翼城、曲沃知縣。11年考選翰林，以對策稱旨，擢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充東宮講讀，累功升侍讀學士。明亡後遁歸鄉里，暗中從事勤王工作，與明隆武、永曆二帝交通，迄于事敗。順治10年病卒於家，終身不仕清。著有《古今文範》、《三柏軒集》、《燕台近言素逸言》、《質疑十則》、《詩藝》等。子樟、梗亦隱居於鄉，不仕。

考《陰那山志》成書、梓行過程相對複雜，先後增訂，次序似有所失當，部分文字間有模糊或語意不明現象，似是有誤植或脫落情況。讀者於此當有所留意。又，李士淳《陰那山志》是一非常有意識的纂輯行動，不僅書內多次標註松口李家與靈光寺關聯，對於寺產來源皆清楚註明，卷六〈審斷佛山全案〉更是彰顯李家極力維護靈光寺方的態度，兩者當具有利益共生關係，是故李士淳父子之與寺方，其角色恐非僅限於護寺大檀越，而是與李氏一族之地域社會領導權的維護行動相關聯。再者，李士淳之撰寫祖師傳記之祖師緣法，與其個人機遇浮沉間之敘述結構安排，多有雷同，其寄個人境遇於祖師緣契與行止遇合，詮釋間似有過度之嫌，這也是我們讀李士淳祖師傳記特別值得留心之處。

祖師本傳中述洪武年間重興事，侍御史梅鼎，生平未詳，明史、明實錄未見著錄。嘉靖督學魏命學博張毀寺觀事，督學魏指魏校（1483-1543），直隸蘇州崑山人，字子才（材），弘治18年（1505）乙丑科二甲第9名進士。正德16年（1521）任廣東按察司副使。明制：直隸及各省設提督學政，主管一省學校教育與考試事務，例由地方首長兼任。英宗正統元年（1436）改制，布政使司下設儒學提舉司，例由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兼任，稱提督學道，略稱督學、學憲。魏校後官至太常寺卿，卒後追贈禮部右侍郎，諡恭簡。學博張指張天賦（1481-1547），廣東興寧福興鎮人，字汝德，正德16年受魏校聘，講學廣州崇正書院，張氏後官至瀏陽縣丞。又，嘉靖41年（1562）張梟統兵平寇事。張梟，字正野，號百川，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嘉靖5年丙戌科（1526）進士出身。先後歷任刑部主事、郎中、山東按察司副使、布政司使司右參政、四川巡撫、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大理寺卿等職。嘉靖39年（1560）饒平人張璉舉事抗明，建飛龍國；稱皇帝。40年潤五月張梟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統三省兵馬靖平張璉亂事有功，陞督察院右都御史，蔭一子國子生。42年9月張梟因流言中傷，遭勒令致仕。卒後入祀鄉賢祠。

又，山志是第一個述及祖師原籍的文獻，其言祖師是「延平沙縣人」，此說日後也為多數廣東方面祖師相關文獻所承襲，尤其是乾隆朝後文獻更是如此。考延平府始創置於明代洪武元年，是以祖師在世時期，並無延平府存在。沙縣在唐代係隸屬於建州或汀州（代宗大曆 12 年置），祖師生於憲宗元和年間，故山志之原籍「沙縣說」，正確的題法當為（唐）江南東道汀州沙縣。

4.（清）吳穎纂，〈慚愧〉（順治）《潮州府志》（1661 年）

慚愧 陰那山慚愧大師，名了拳。初生左手拳曲，有僧撫之，書了字於拳，指忽伸，因名了拳。八歲牧牛時，枯坐石上，如老僧，以杖畫地，牛不逸去。年十二，往陰那坑，乘石渡河，石開蓮花，隨駐陰那山三十載，自稱慚愧師云。或餉以枯魚，投澗中復活，山有三柏，大各數圍，蒼翠參天，師所植也。

以上選錄自（清）吳穎纂，（順治）《潮州府志》卷 10〈軼事部 仙釋附 慚愧〉，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第 40 冊，頁 1611。

案：《潮州府志》修纂於順治 18 年（1661）。吳穎字見未，號繭雪，應天府溧陽人。順治 9 年壬辰科進士，授刑部主事。15 年任潮州府知府。

5.（清）王士禛原著；曾衍東彙輯，〈僧道 了拳〉《漁洋夜譚》（1685 年？）

粵之潮屬，有山，名曰陰那。其開山和尚，俗姓潘，號慚愧，閩之沙縣人。出生左手拳曲，因名拳。彌月，一游僧至，父抱兒視之，僧書拳上一了字，指立伸，更名了拳。幼穎悟，不茹葷，年十二喪父母，依於叔、叔母不能容。十七去潮之黃砂社車上村，認寡婦游氏為母，今大埔縣地，日與牧童登赤巖嶺，曠觀天雲，若有所得。令放牛山麓，拳以杖畫地，牛不他逸。以烹魚啖之，受而投諸水，魚復活，今黑質白章尾上焦，其遺種也。嶺左溪潭有大石，如蹲虎，一老僧跌坐其上，嘗以指甲寫「大生石頭」四字，大可巴掌，歷風雨剝落，點畫宛然。愛山水之勝，欲結茅於此，不果。迨游母既歿，拳營窀穸，後遂去，里人為之築靈覺寺。繼之礫上，莆田有二寺，一名清泉，一名龍泉，相傳皆拳卓錫取泉處。至神泉市，欲濟無舟，折葦以渡。登黃龍獻爪山，循頂西行，抵坪砂社之柵樹坑，依袁姓三年，後人因其地為高礫寺。爰乃陟芒洲岡（崗）之巔，西望陰那，五峰蟬聯，聳峙雲表，神賞者久之，欣然欲往。過潯梓村，求水弗得，乃卓錫成井，有石龜，至今存焉。雖旱亢泉不竭，後亦建靈山寺，拳像塑其中。至陰那斲石刊木，建道場為修真地。日說法，眾多不省，曾賦詩曰：「行腳腰包廿載游，一天花墜雨成秋。指禪未覺羞拳了，頑石因何不點頭。」住陰那又三十年，一日，語其徒曰：「從前佛祖，皆宏演法乘，自度以度人，我未能也，心甚愧之，

圓寂後藏我骸於塔，當顏其額曰：『慚愧』。」因偈云：「四十九年，無繫無牽，如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

歿後屢顯靈異：明御史梅鼎臣，舟過蓬萊灘，水洶湧，舟幾覆，見老僧於岸，隱約指點，舟得無恙。又三饒寇亂時，過陰那，將肆擄掠，忽雲霧四塞，咫尺不辨人，賊迷失道路，各村賴以全。每至三月，山中必風雨，相傳洗殿。蓋了拳生於元和十二年三月也。余十五歲游陰那，見冥然僧時，挂搭於此，相與談讌彌日，亦閩人。山多大筍，徑圍尺許，削其剝空，貯以鹽豉腐干，煨熟連筍斷之，陣於俎，甘脆異常。寺中古柏三株，合抱兩人，蒼翠參天，為拳所手植云。

以上選錄自（清）王士禎原著；曾衍東彙輯，《漁洋夜譚》卷7〈僧道 了拳〉。（台北市：廣文書局，1991年12月初版）。頁83-84。

案：王士禎（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15年進士，任揚州推官。康熙10年（1671）任戶部福建司郎中，17年入直南書房，升禮部主事。康熙23年（1684）末奉命前往廣東祭祀南海，24年至廣州。38年任刑部尚書，康熙43年因案牽連遭革職回鄉，康熙50年（1711）卒，諡文簡。考《漁洋夜譚》序文書於光緒6年（1880），序文以項震新東垣識，以其家中藏書故，項氏當是光緒5年為東甌師古齋本《燕山外史》跋文者。自《漁洋夜譚》了拳傳內文考察，其自言15歲上陰那，但王士禎廣東行，主要在康熙24年，時年50。未知文中「十五」歲是否為「五十」歲之誤植。且漁洋山人年少時，是否曾至廣東，事亦頗成疑問。又，了拳傳中轉述了拳詩，未見於其他著作，其用典「指禪」，似指略晚於了拳一世代的浙江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故實（見《五燈會元》卷4，俱胝活躍於武宗會昌滅佛後，即9世紀中葉）。統觀之，《漁洋夜譚 了拳》傳，是否真是王士禎撰述，其詳仍有待進一步考論。

6.（清）劉廣聰纂，（康熙）《程鄉縣志》（1691年）

（1）卷7〈藝文志 慚愧祖師傳〉

慚愧，為陰那開山第一祖。俗姓潘，名了拳，別號慚愧。閩之延平沙縣人。父名德彰，母丘氏。家世好善，夫婦并喜施捨，師托生焉。生之夕，有祥雲蓋其家。時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初生，左手拳曲，父因名拳。越三日，一僧至家，父抱兒出示僧，僧問：「兒取名否？」父曰：「已名拳矣。」僧以筆書了字於拳，指忽自伸，因名曰了拳。僧摩兒頂曰：「是兒不凡，他日當成佛、作祖。後十七年，復當相見，幸善視之。」

幼即斷葷，穎悟異人，及七八歲，常從眾牧，輒踞石上，閉目趺坐，寂如老僧。年十二歲連失父母，依叔德明，孀不能容。十七歲，至潮之大埔滸梓村，傭黃姓者牧牛，主母食以淡菜，師終不言。主人無嗣，一日，師與主人詣一神僧求

嗣，師見僧宛如舊識，僧語主人曰：「佛在爾家，可歸問之。」其人有省。歸，召師與眾同食，食菜皆淡，怒而詈其婦，婦始終不改，師因辭去。往陰那坑乘石渡河，石開蓮花，今存江潯，其形宛然。至劉家，其子與師同庚，因以母事之。一日，師欲浣衣，母言水遠，師卓錫成井，中有石龜，至今存焉，雖極旱亢，其泉不涸。母晒穀命師守之，逢驟雨至，點水不濡，人以為神。師於近地結茅為庵，閉關習靜，時或登覽，遇佳山水，竟日忘返。遙望陰那五指山，壁立摩天，知為勝地，策杖從之，因卜築焉。師至陰那山詣昔神僧作別，問僧所往，僧曰：「子若渴時逢梅熟。」程鄉原名梅州，陰那山隸梅州地界，而五指峰森列如拳，應生拳曲之兆，故決計居之。手植三柏以識其地，今各大數圍許。蒼翠參天，神所護之也。方師來時，劉母攜茶追之，至飛簾壁，峻不能下，傾茶於坑，至今坑泉尚赤。常以抄化，至蓬辣坑，洗鞋於池，池水忽清，游魚鱗甲，濯濯可數，今因名為洗鞋泉。路經南福路，會人春社，道渴求茶，有戲之者曰：「若齋人也，能去葷則得茶。」師遂以葷隔鍋烹茶飲之，故其鄉今有隔鼎社，因建庵其地，名靈山亭，師像存焉。

師處入常行雨露中，未嘗張蓋，雨不沾衣。住山三十載，日與鄉人及其徒說法，眾多不解，所著錄頗多，皆以遺軼，僅存一二。師一日告其眾曰：「從前佛祖皆弘演法乘，自度度人，了此弘願，予未能也，心甚愧之，吾今當寂，爾等可守吾清規。七日後藏骸於塔，號慚愧，示現此地眾僧。」因說偈云：「四十九年，無繫無牽，如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因眾鑄鐵塔以藏其骸，復刻像於庵祀之，今靈光寺大殿佛像，其遺也。師寂四十九年，其歲為唐懿宗咸通辛巳二年。又三年，師化身至江西抄化。與王府匠人立券造寺。匠如期至，問守庵者。云：「師已坐化三年矣！」匠謁師，見師遺像宛如前僧，遂禱於師，因寢座下。是夜，夢師語：「己券在此，可起取之。」匠覺，見師衣襟微露一紙，取而視之，則前立合同也。眾異其事，因共捐金建寺，寺成，額曰：「聖壽庵」。縣志改靈光寺。自是師靈日著四方，祈禳者扣之隨應。或歲旱魃，邑令率眾禱之，其應如響。前後名公棹楔旌焉，遠近聞風皆至。每逢誕辰是日常有雷雨，俗傳以為洗殿。善男女肩摩進香，歲不下數千人。寺不足容眾，因於寺後山脊，復建一寺，今名聖壽寺，成化間又於左山一里許建一寺，名西竺寺，俗稱其地為仙遇湖。今三寺並存而靈光寺規制宏敞奇偉，視二寺倍之田產、僧徒，稱是豈佛靈固屬之耶？

迨明高皇帝建元十八年，寺僧德望募金重修，功費浩繁，不能竣役。適侍御史梅出巡於潮，至蓬辣灘，灘水洶湧，舟沉者半矣，師現身舟中，舟立起，御史神之。訪於人，知為師靈，因命官督造焉。嘉靖元年督學魏命學博張，盡毀嶺南諸寺，張登山至伽藍庵，有大蛇長丈許，盤旋於道，張心異之，祝蛇：「吾今往彼禮佛，誓不毀寺。」蛇遂蜿蜒而去。張至寺，遽忘前語，取諸佛像，用刑訊

治，忽狂風拔木，簷瓦飄擊張所，須臾水深數尺，張心動，禮懺而去，寺得不毀。又，嘉靖四十一年時，三饒寇發，上命兵部侍郎張臬等，督兵征之，道經山下，居民入山避兵，躡之至山，霧露四集，咫尺不辨旌旗，兵迷入路，眾賴以活。師前後靈異，寺僧言之，疊疊未易，一二舉撮其著者，以傳信云。

噫！師之道能信於四方之人，而不必信於其鄉。能現示於數百年之後，而不必顯於當時。能顯靈於一郡，而不幸不大顯於天下。豈山川實限之，抑宗門肩荷未得其人，莫為之後，雖美不彰耶。雖然有所闕惜於前，必有所發洩於後，意山靈亦有待焉。廢極而興，斯其時乎，請書以俟後之君子。

(2)卷8《雜誌 仙釋 唐慚愧祖師》

唐慚愧祖師 名了拳，福建沙縣人。自脫胎至坐化，詳載藝文志本師傳內。

以上兩則均選錄自（清）劉廣聰纂，康熙30年《程鄉縣志》卷7〈藝文志 慚愧祖師傳〉；卷8《雜誌 仙釋 唐慚愧祖師》。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11月）。第31冊，頁512及頁498-500。

案：劉廣聰，山東鄒平人，康熙18年（1679）進士。康熙27年4月履任程鄉縣知縣，30年末獲准返鄉養親。44年起補廣東南海縣知縣。

《程鄉縣志》祖師傳記，顯係刪削《陰那山志》祖師傳內容而來，可異者，山志與縣志對於祖師雲水閩西、粵東各地之次序，彼此敘述內容，頗不相同，且記祖師入減年份為咸通辛巳二年，（乾隆《潮州府志》、嘉慶《大埔縣志》、道光《廣東通志》、光緒《嘉應州志》、民國《大埔縣志》與此相同，顯示諸志係彼此具相承續之關聯）。此說與《陰那山志》乙酉六年涅槃之說不同。考辛巳二年之說，不合于祖師遺偈之49歲說，疑有誤。今兩文並錄以見其異。

7.（清）魯曾煜等纂，〈慚愧祖師〉（雍正）《廣東通志》（1730年）

慚愧祖師，姓潘氏，名了拳，閩人。解法悟道，行雨露間弗濡。大中間修行程鄉陰那山，臨沒說偈，趺坐而化，鄉人即菴祀之。

以上選錄自（清）魯曾煜等纂，（雍正8年）《廣東通志》卷56〈仙釋志 釋傳 慚愧祖師〉，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896年）。史部地理類，第564冊，頁564-621。

案：魯曾煜，字起人，浙江會稽人。康熙60年進士，改庶吉士。雍正9年（1730）纂修《廣東通志》。乾隆18年卒於家。

8. (清)周碩勳纂，〈人物 釋 了拳〉(乾隆)《潮州府志》(1762 年)

了拳，陰那開山祖，俗姓潘，別號慚愧，閩之沙縣人。元和十二年丁酉三月二十五日生。出生左手拳曲，因名拳。彌月，一游僧至，父抱兒示之，僧書了字於其拳，指立伸，更名曰了拳。幼穎悟，不茹葷，年十二喪父母，依於叔母，不能容。十七去埔之黃砂社車上村，依嫠婦游氏為母，日與牧童登赤蕨嶺，曠觀如有所得。令放牛山麓，拳以杖畫地，牛不他逸。或以烹魚啖之，受而投諸水，魚復活，黑質白章，今其遺種，名尾上焦是也。嶺左溪潭有石如伏虎，閉目跌坐其上，如老僧。嘗以指甲寫「大生石頭」四字於石，大如掌，歷風雨剝落，點畫宛然。愛其山水之勝，欲結茅於此，不果。迨游母歿，為窀穸而去，後人為築靈覺寺。繼之礫上莆田有二寺，一名清泉，一名龍泉，相傳皆僧卓錫取泉之處。至神泉市，欲濟無舟，折葦以渡。登黃龍獻爪山，循頂西行，抵坪砂社之柵樹坑，依袁姓三年而去，後人因其地為高礫寺。爰陟芒洲岡(崗)之巔，西望陰那，五峰蟬聯，聳峙雲表，神賞者久之，便欣然欲往。過潯梓村，求水弗得，乃卓錫成井，中有石龜，至今存焉。雖旱亢泉不竭，後人建庵其地名靈山寺，拳像在焉。歲旱遠近祈禱，其應如響。至陰那斲石刊木，建道場為修真地。日說法，眾多不省，所著錄偈，歲久散軼。住陰那三十餘年，一日語其徒曰：「從前佛祖皆宏演法乘，自度以度人，我未能也，心甚愧之，圓寂後藏我骸於塔，當顏其額曰：『慚愧』。」因偈云：「四十九年，無繫無牽，如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時懿宗咸通二年辛巳九月廿五日也。

陰那寺古柏三株，各大數圍，蒼翠參天，為拳手植，皆唐時物也。歿後屢顯靈異：曾往江西與王府工匠立券造寺，匠如其言，至陰那訪之，守者曰：「師坐化已三年矣。」匠謁殿前，見塑像，儼如所遇。明初御史梅鼎，舟過蓬辣灘，水洶湧，舟幾覆，見老僧於岸，隱躍指點，舟得無恙。嘉靖間三饒寇亂，過陰那，將肆擄掠，忽雲霧四起，咫尺不辨人，賊迷失道，各村賴以全。三月誕辰山中必有風雨，相傳為法雨洗殿云。

以上選錄自(清)周碩勳，(乾隆 27 年)《潮州府志》卷 30〈方外志 釋了拳〉。(台北：成文出版社，台一版，民國 57 年 8 月)。頁 653-654。

案：周碩勳，湖南寧鄉人，舉人出身，乾隆 21 年(1756)任潮州府知府，26-27 年(1761)纂修府志。又，(嘉慶)《大埔縣志》〈慚愧祖師〉；(道光)《廣東通志》〈了拳〉等方志內，關於慚愧祖師傳記如下所錄，其內容幾近通同。凡此顯示慚愧祖師生平建構與認識，至乾嘉階段已趨穩定化。

9. (清)洪先燾纂，(嘉慶)《大埔縣志》(1804 年)

(1)〈慚愧祖師傳〉

慚愧祖師，陰那開山祖，俗姓潘，名了拳，閩之沙縣人。元和十二年丁酉三月二十五日生。出生左手拳曲，因名拳。彌月，一游僧至，父抱兒示之，僧書了字於其拳，指立伸，更名曰了拳。幼穎悟，不茹葷，年十二喪父母，依於叔母，不能容。十七去埔之黃砂社車上村，依嫠婦游氏為母，日與牧童登赤蕨嶺，曠觀如有所得。令放牛山麓，拳以杖畫地，牛不他逸。或以烹魚啖之，受而投諸水，魚復活，黑質白章，今其遺種，名尾上焦是也。嶺左溪潭有石如伏虎，閉目趺坐其上，如老僧。嘗以指甲寫「大生石頭」四字於石，大如掌，歷風雨剝落，點畫宛然。愛其山水之勝，欲結茅於此，不果。迨游母歿，為窀穸而去，後人為築靈覺寺。繼之礫上田心有二寺，一名清泉，一名龍泉，相傳皆僧卓錫取泉之處。至神泉市，欲濟無舟，折葦以渡。登黃龍獻爪山，循頂西行，抵坪砂社之栴樹坑，依袁姓三年而去，後人因其地為高礫寺。爰陟芒洲岡（崗）之巔，西望陰那，五峰蟬聯，聳峙雲表，神賞者久之，便欣然欲往。過許梓村，求水弗得，乃卓錫成井，中有石龜，至今存焉。雖旱亢泉不竭，後人建庵其地名靈山寺，拳像在焉。歲旱遠近祈禱，其應如響。至陰那斲石刊木，建道場為修真地。日說法，眾多不省，所著錄偈，歲久散軼。住陰那三十餘年，一日語其徒曰：「從前佛祖皆宏演法乘，自度以度人，我未能也，心甚愧之，圓寂後藏我骸於塔，當顏其額曰：『慚愧』。」因偈云：「四十九年，無繫無牽，如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時懿宗咸通二年辛巳九月廿五日也。

陰那寺古柏三株，各大數圍，蒼翠參天，為拳手植，皆唐時物也。歿後屢顯靈異：曾往江西與王府工匠立券造寺，匠如其言，至陰那訪之，守者曰：「師坐化已三年矣。」匠謁殿前，見塑像，儼如所遇。明初御史梅鼎，舟過蓬辣灘，水洶湧，舟幾覆，見老僧於岸，隱躍指點，舟得無恙。嘉靖間三饒寇亂，過陰那，將肆擄掠，忽雲霧四起，咫尺不辨人，賊迷失道，各村賴以全。三月誕辰山中必有風雨，相傳為法雨洗殿云。舊志。

（2）（明）饒澄撰，〈重建赤蕨嶺靈覺寺記〉（1642年？）

佛法行事，如水行地，孰能外之以為生？乃得道者，皆有發跡歸真處，後世因為之廟記，蓋飲水於尋源焉。慚愧祖師，生之聖胎，童時便悟佛法而茹素飲清，即有投焦魚於溪而活者，豈偶然哉。今赤蕨嶺，其發跡處也。長而經礫上，過神泉，歷樹坑，就邑陰那山而結廬焉。修煉經年，足不下山。手植柏樹甚異，若與吾粵菩提樹類者，世固不多見。歸真之日，自號慚愧，藏骨於金鐘間，寶殿以祀。赤蕨山巔結寺繪像，名曰靈覺，至今無慮數百禩矣。天啟壬戌秋，有以住持無僧告者，余延僧如鏡以司香火，復為增築以飾廟貌，額其堂曰悟始，而四境參禮遂絡繹焉。

迨余守寧海，旋而礫上清泉寺以重建請，則祖師之行宮也。已而神泉集福寺亦為重新，雖神像畢萃，而祖師居中，則猶夫行宮也。俄而如鏡執簿告余曰：

「諸行宮俱仗檀樾重新，而靈覺寺容無新乎？且基址湫隘，而棟桷將朽也。」余應曰：「唯唯。」攜兒希程、希稷首倡，諸善信樂助，肇功於崇禎庚辰孟冬；落成於辛巳季春。廣闊其基，新採其料，兩殿輪奐，香積門垣成。稱完美則赤蕨之勝，與陰那山之景相與輝映；大生、廣生仙跡，與三柏參差蔽天相與競爽。夫祖師之神通，炳於日星，朝暮禱求盡人皆然，第知有陰那山歸真，今始知有赤蕨之發跡也。師號慚愧，意義深遠，世鮮得其解，自海覺詳閱諸經而揭慚藏、愧藏之旨，今始覺立號之有據也。余致仕歸林，息心靜慮，庶幾乎空空旨趣，因廟之成、僧之請，為記其年月，敘其行由，表祖師立號之深意，以覺世云。若善信題金樂助者，另為廟記。時崇禎十四年辛巳暮春。

以上選錄自（清）嘉慶9年（1804）洪先燾纂，《大埔縣志》卷17〈仙釋志慚愧祖師〉。收入倪俊明主編，《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北京市：中國國家圖書館，2011年1月）。第37冊，頁451-454。又見，溫廷敬，（民國）《大埔縣志》卷30〈人物志 方外 慚愧祖師〉。（台北市：臺北市大埔同鄉會，民國60年）。頁13-14。饒澄之文則分見於嘉慶縣志卷8〈藝文志〉；與民國縣志卷4〈地理志〉。

案：洪先燾，湖北鶴峰州人，舉人出身，嘉慶6年（1801）署大埔知縣。

再案：饒澄，字於岸，大埔縣茶陽人，萬曆31年（1603）癸未科舉人，曾官（山東）登州府寧海州知州，乾隆《潮州府志》卷28有傳。祖饒相（1512-91），嘉靖14年乙未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父饒與齡（1543-95），萬曆17年（1589）己丑科進士。又，饒澄此文重新詮解了祖師塔號「慚愧」由來，認為「慚愧」係「慚藏」與「愧藏」，乃取義於佛教經藏之七聖財（七法財）。如《法句經 篤信品第四》云：「信財、戒財，慚、愧亦財，聞財、施財、慧為七財。從信守戒，常淨觀法，慧而利行，奉敬不忘。生有此財，不問男女，終以不貧，賢者識真。」再如《大般涅槃經 聖行品第七》云：「有七聖財，所謂信、戒、慚、愧、多聞、智慧、捨離，故名聖人。有七聖覺故，故名聖人。以是義故，復名聖行。」所謂七聖財，言此七法，是修證道果的資產與憑藉，其中「慚愧財，慚者，慚天。愧者，愧人。謂既能慚愧，則不造諸惡業，以為成佛之資。」（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凡此皆無關乎因菩薩道（即度人）與阿羅漢（自度）修行果位之差異，並緣此產生之羞恥慚愧心。

10. 潘了拳，〈石上詩〉《粵東詩海》（1813）

山青青，水冷冷，今朝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自明。

以上選錄自（清）溫汝能纂，《粵東詩海》卷100〈仙佛 潘了拳〉。（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899。案：《粵東詩海》有嘉慶18年（1813）文畬堂刻本、同治5年（1866）重刻本。祖師此偈陀（駢句），與《陰那山志》所錄祖師遺偈內容有所差別，祖師本傳云釋了拳圓寂于咸通6年（865），故遺偈當作于此時。詩海則云偈刻于石上，無法確定其刻石年份。今繫偈于詩海初次勘刻年份（即1813年）。

11.（清）阮元總纂，〈了拳〉（道光）《廣東通志》（1822年）

了拳，陰那開山祖，俗姓潘，別號慚愧，閩之沙縣人。元和十二年丁酉三月二十五日生。出生左拳曲，因名拳。彌月，一游僧至，父抱兒示之，僧書了字於其拳，指立伸，更名曰了拳。幼穎悟，不茹葷。年十二喪父母，依於叔母，不能容。十七去潮之黃砂社車上村，今大埔縣地。依嫠婦游氏為母，日與牧童登赤巖嶺，曠觀如有所得。令放牛山麓，拳以杖畫地，牛不他逸。或以烹魚啖之，受而投諸水，魚復活，黑質白章，今其遺種，名尾上焦是也。嶺左溪潭有石如伏虎，閉目趺坐其上，如老僧。嘗以指甲寫「大生石頭」四字於石，大如掌，歷風雨剝落，點畫宛然。愛其山水之勝，欲結茅於此，不果。迨游母歿，為窀穸而去，後人為築靈覺寺。繼之礫上莆田有二寺，一名清泉，一名龍泉，相傳昔僧卓錫取泉之處。至神泉市，欲濟無舟，折葦以渡。登黃龍獻爪山，循頂西行，抵坪砂社之柵樹坑，依袁姓三年而去，後人因其地為高礫寺。爰陟芒洲岡（崗）之巔，西望陰那，五峰蟬聯，聳峙雲表，神賞者久之，便欣然欲往。過潯梓村，求水弗得，乃卓錫成井，中有石龜，至今存焉，雖旱亢泉不竭，後人建庵，其地名靈山寺，拳像在焉。歲旱遠近祈禱，其應如響。至陰那斲石刊木，建道場為修真地。日說法，眾多不省。住陰那三十餘年，一日語其徒曰：「從前佛祖皆宏演法乘，自便以度人，我未能也，心甚愧之，圓寂後藏我骸於塔，當顏其額曰：『慚愧』。」因偈云：「四十九年，無繫無牽，如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時懿宗咸通二年辛巳九月廿五日也。

陰那寺古柏三株，各大數圍，蒼翠參天，為拳手植。歿後屢顯靈異，曾往江西與王府工匠立券造寺，匠如其言，至陰那訪之，守者曰：「師坐化已三年矣。」匠謁殿前見塑像，儼如所遇。明初御史梅鼎，舟過蓬辣灘，水洶湧，舟幾覆，見老僧於岸，隱躍指點，舟得無恙。嘉靖間三饒寇亂，過陰那，將士擄掠，忽雲霧四起，咫尺不辨人，賊迷失道，各村賴以全。三月誕辰山中必有風雨，相傳為法雨洗殿云。潮州府志。

以上選錄自（清）阮元總纂，（道光2年）《廣東通志》卷328〈列傳61 釋老一 了拳〉。（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57年8月）。頁5584-5585。又，溫仲和纂，（光緒）《嘉應州志》卷28〈方外 了拳〉，內容承襲自乾隆《潮州府

志》與阮通志，不贅錄。（台北：成文出版社，台一版，民國 57 年 8 月）。頁 529。

案：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徵人。乾隆 54 年（1789）進士，選庶吉士。嘉慶 3 年任浙江巡撫，嘉慶 15 年（1810）兼任國史館總輯，纂輯《國史儒林傳》。嘉慶 16 年，補授詹事府少詹事。22 年（1817）任兩廣總督，道光 6 年轉雲貴總督，18 年以體仁閣大學士致仕，29 年逝，諡文達。阮元是清代錢嘉學派著名學者，匯刻校編了清代許多重要典籍，著名者如《皇清經解》、《十三經注疏》等，也先後修纂《浙江通志》、《雲南通志》、《廣東通志》等方志。

12.（清）溫仲和纂，（光緒）《嘉應州志》（1901）

陰那山 在城東南八十里，山峰秀峭，澗壑深幽。相傳唐僧了拳結茅於此，今為靈光寺。後有五指峰，與大埔連界，五峰皆奇險，然可登。左香爐，右白虎，二峰拱抱，有奇偉氣。寺前柏樹三，為了拳手植，大可三四人合抱，鐵幹虬枝，蒼翠拂雲，千餘年物也。山中勝景頗多，鐵橋、蓬萊徑、船窩、琴石、仙遇湖、伴雲居，皆足遊賞。其水瀑布晶簾，處處雷轟濤湧，而茶泉、月湖，又別具清冷之趣。其紅黃紫白各色杜鵑花及西番蓮、樛子、白果、紫蒲萄之屬諸花，皆州地所不產者，而山中獨有之。又產五色雀，小如鷦鷯，出則千百成群，羽毛鮮艷，與屈翁山新語所記，產羅浮者不異。至其載蘇文忠海南五色雀詩能預報陰晴，可稱靈禽，而此山五色雀，山中人以占寒燠，至則燠，不至，歲必寒，斯亦靈矣，羅浮所產未聞有此。新語謂嶺南花鳥，與中州不同；羅浮花鳥，又與嶺南不同，而此山五色雀，則更有不同於羅浮者矣。王志

以上選錄自（清）溫仲和纂，（光緒）《嘉應州志》卷 4〈山川 陰那山〉。（台北：成文出版社，台一版，民國 57 年 8 月）。頁 47。

案：光緒《嘉應州志》記陰那山主要是承襲自（乾隆 14 年，1749）王之正纂，〈輿地部 山川〉（乾隆）《嘉應州志》（1749）。乾隆州志已收入倪俊明主編，《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 36 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2011 年 1 月）。光緒州志與乾隆州志所記陰那山，兩者關於後段（起自五色雀，迄於結尾之敘述），在文字內容上有所差異，至於前段部分文字則幾乎相同。

溫仲和（1849-1904 年），字位中，號慕柳，又號定初，別號柳介，廣東省嘉應直隸州（原程鄉縣）松口鎮大塘村人。弱冠從學陳澧於廣州越秀山麓之菊坡精舍。光緒 14 年以優貢中順天戊子科鄉試第 5 名舉人，己丑科三甲 91 名，賜同進士出身，改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職。光緒 16 年（1890）受知州吳宗焯邀，總纂《嘉應州志》，光緒 20 年任潮州金山書院主講兼院長，27 年

(1901)年州志勘刻梓行。同年與同榜丘逢甲共創嶺東同文書院，任總教習，兩人同主廢科舉，興新學。光緒30年(1904)病卒於家，丘逢甲為撰〈溫柳介先生誄〉、〈誥授奉直大夫翰林院檢討加四級柳介溫公墓志銘〉〈溫慕柳先生像贊〉。溫仲和遺著有詩文集《求在我齋集》、《三禮經纂》、《春秋公羊記》等。晚清名詩人黃遵憲親為弔唁，其輓聯稱他「松江名德，同列二何」，將他與晚明碩德李士淳二何先生並列。

案：「陰那山」一詞較早似出現於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4)樂史編纂的《太平寰宇記》卷158〈嶺南道二 海陽縣〉一條，然所記僅為山名。其次是約成書於南宋寶慶3年(1227)；由王象之編撰的《輿地紀勝》，該書卷100〈廣南東路 潮州〉所記同於太平寰宇記，僅有「陰那山」名，未有紀事。惟同卷則述及大顛寶通禪師(732-824)與其靈山寺，並及於虎與毛搭颺(漳州三平山之神)隨侍現象，是著錄今日台灣三平(坪)義中禪師(781-872)侍者(毛、虎、蛇侍者)傳說時間較早的文獻，是亦竹山三坪院祖師廟關係文獻。

自宋代地理類與方志類書籍紀錄出現以降，迄於清代同類文獻紀錄為止，對於此山之著錄，均作「陰那」山，且其相關敘述內容也日漸豐富，說明隨著漢人對於嶺南地區的逐步開發，此山形象也越發清晰。事至民國時期，「陰那」一名開始有了「雅化」情形產生，「陰那」被改書為「英雅」，以其方言音接近之故，屬歸化音譯。廣東梅州市大埔縣，舊有「英雅」鎮行政區劃名稱，舊「陰那」坑在1929年改稱「英雅」坑(一說改稱事在1915年)，緣於陰那公學楹聯「英氣聚名山，雅言遵聖教」(秀才羅全九題)為據。自此後「英雅」書法開始廣泛的被使用，英雅鄉稱謂也常態化，直至2003年英雅鎮被併入大麻鎮為止。考陰那坑舊有萬福寺，祀慚愧祖師，雖然卻乏直接證據，但據稱此寺肇建於唐宣宗大中7年(853；或說建於文宗大和8年，834)。反觀，在台灣此山則多數寫作「陰林」山；或「蔭林」山等書法。然而無論是以上何種書寫字樣，對於漢語或閩粵方言而言，此詞語應無意義，從而將之雅化，也才有了產生必要性。在此同時，同音卻漢字各表現象，往往也是漢語外來語音譯現象的特徵之一。總結以上，吾人若進一步考慮，歷史上此地區向為少數民族居地，如唐宋之俚僚、山畬、元明之畬等族，「陰那」之語，當係導源於少數民族語，而潮州鳳凰山向被認為是畬族發源地，或許「陰那」一語，原是歷史上畬族用語，亦未可定。

